

編源恆江，雲濯

倫理學概論

行 印 局 書 東 大 海 上

倫理學概論

江恆源編著

1932

上海東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三版

倫理學概論（全一冊）

○（定價大洋一元二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滙費）

編著者 江 恆 源

發行人 沈 駿 聲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所 大東書局
上海四馬路



再版弁言

此書去年在北京著述脫稿後，已經印成一部發售。頃因友人介紹，乃又讓版權於上海大東書局，即由局再版印行。在個人自覺學無所成，竟敢大膽以此問世，實在是慚悚萬分；而以時間倉卒。又不能詳細審核，大加改竄，寸心不安彌甚！所望讀吾書之諸君子，能賜我以深刻的批評，庶可稍弭我之大憾。此固不僅我個人之幸，抑亦吾學術界之幸也！

民國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江恆源識於金陵

倫理學概論 弁言

一

倫理學概論自敘

(一)

這一部『倫理學概論』，是我在本年夏假期內，費三個月工夫，草草把他寫成的。中間託友人鈔寫，費去一個多月，印刷又費兩個多月，一直到了現在——十四年十二月，才算全體印成。

全書共分三編：

第一編，『總論』，所敘述的，是關於倫理學上各種重要觀念。

第二編，『道德行為論』，所論列的，是關於道德行為的各種根本原理。

第三編，『道德判斷論』，所討論的，有左列三項：

- (1) 判斷道德行為的標準，何以不同？其不同的原因安在？
- (2) 判斷道德行為的標準，究竟是孰優孰劣？

(3) 道德行為最善的標準，究竟是什麼？我們怎樣才能尋着人生的究竟目的。

第三編，分量最多，約佔全書五分之三。

(二)

倫理學，本不同於『修身教本』，當然要注重理論方面。可是，考究他的老根，原是出身於『處世術』——就是中國所謂『修身法』；所以他的人生行為實踐方面，始終不能脫離關係。縱然研究所及，屬於最高的理論，也是不能遠於人生，其結果，還是要尋求出至善之鵠，以為人生行為最高的準則。

『道德的重要』一語，無論何時何地何人，似乎皆不能加以否認。可是，道德這樣東西，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；他的自身，確實具有會變化會成長的特性，隨時隨地，不斷的，向前演進，向上發展。至於其中執變化的樞紐，握成長的命根，却不是全靠那不言不語的大自然，叫他東就東，叫他西就西。

，還是依賴『萬物之靈』的人類一點心靈，秉着自動的知能，以力謀環境的適應，促起道德的進步。

各民族有各民族特殊的歷史，特殊的環境，自然就會產生出特殊的道德。若就其不同者以言，各國的道德習慣，道德觀念，道德學說，絕不能是一個樣子。可是，世界交通日便，在精神上，物質上，各民族間，皆有互相溝通，彼此交流之勢；縱的如遺傳方面，既要受其振動而轉換方向，橫的如環境方面，也要受其影響而變更形勢。那末，生活狀況，今既不同於昔，則所用以維持生活的要具——道德，當然也不能不稍稍遷變。甲可取乙方之長，乙也可採甲方之善。甲乙兩方，互相採取，互相仿效；久之，自有丙的一個新產兒，呱呱墮地，由幼而長，成家立業，蕃衍子孫。

(三)

如若以上所說的三端不錯，那末，關於近人對於倫理道德的一般觀察，

和我個人對於倫理道德的態度，也就不妨略說一說了。

我們中國，是擁有五千年的歷史——有文字記載的歷史，凡古昔聖哲，所以詔示後人的，大之如治理人羣的方策，小之如修繕個人的矩矱，有些是載諸禮經，有些是垂諸學案，有些是存諸傳說，總算是豐而且富了！因此，國人也就龐然自大，侈然自豪，舉起拇指，號詔於衆說：『倫理道德，我們中國，是最好不過的；何必捨近取遠，再去外求呢？』甚且慨然太息，口誦孟子的話：『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！』這一類的議論，皆是我們常常聽得耳熟的。

可是，另外還有一種論調，與前面所說，恰巧相反。以打倒孔家店爲當代的英雄，以穿破宋理窟爲蓋世的高手。必欲舉五千年來的禮經，學案，付之一炬；必欲舉一切社會相傳下來的習慣風俗，根本剷除。廓清榛莽，另植新穀。種則取諸鄰邦，果當穫於中土。以爲不如此，絕不足以應變而圖存。

這一類的主張，也是我們常常領教過的。

以知識短淺，膽子很小的我，和我的朋友，我的同志，聽到這兩種相反的主張，實在是有點『不寒而慄』！

我在前面，不是已經說過了麼？倫理學的出身，是一種術，是爲着處世而設的一種方法。他和實踐，是離不開的。既由術以升入於學，復由學以應用於術。不是僅憑着個人玄遠高深的想像，可以一反手間，『欲如何便如何』的。他却會自由演進，自由成長。但在那演進和成長的茫茫長途中，還要看做道德行爲主體的人，心能的發展怎樣。當他心能發展時，又要看他和各方面不同生活樣法的民族，接觸的情形怎樣。

大凡人我相交，當然是以我爲主，以人爲客。主客是兩相對待的；也是互相關聯的，萬不能只顧我或人的一方面。有了我，便忘了人，自然是不對；爲着人，便忘了我，也是同樣不對。我應該不失自主之權，本着創化的心

能，合理的知辨，約量損益，擇善而行，才不至『喧賓奪主』，才不至『無禮慢客』，才可以取客之所長，補己之所短。

如果真照前面所述兩種相反的主張，各走一端，不接近，豈不是主和客，永遠無合作之可能麼？實在是『我爲此懼』！

更有主張聽憑自然變化的；以爲各民族間，自然會溝通，自然會交流，自然會互相採取，互相仿效，自然會產生出適合的倫理道德。我們既不必替『則古稱先』的人，十分發愁，更不必替『銳志改革』的人，十分駭怕。替他發愁，替他駭怕，皆是多事，皆是大愚。如中國古代的道家，便是這樣的主張；今日般一樂天派和厭世派的自然主義的學者，也還是這樣設想。

可是，這又不免錯誤了。稍稍明白生物學和社會學的人，皆知進化有兩種：一是自然的進化，一是人爲的進化。自然的進化，是被動的；經過的時間，是很長的；進行的道路，是純粹曲線的；前途成功與否，是不能預定

的。人爲的進化，是自動的；經過的時間，是可以縮短的；進行的道路，是可以改曲線爲直線的；前途的成功，大致可以預爲測定的。道德這樣東西，既是違反不了進化律，則各民族交通以後，變化起來，便格外覺得大，覺得快；如何能不由道德行爲主體的『人』，操一部分主持進化之權呢？人類固然比不上如宗教家所說的天神，總還是優於其他動物；又如何能聽那不言不語的大自然完全作主呢？道家的『順天主義』，實在是不如儒家的『戡天主義』。若果照『聽天委運，一任自然』的辦法做去，那末，我那『我爲此懼』的程度，恐怕還要格外加重哩！

(四)

如何才能不忘在我，權自我操呢？那末，我就不能不說到道德問題的研究了。

我們首先要問一問，倫理道德，可以分別新舊麼？可以分別中外麼？這

真是難答的很！論到時間的先後，疆域的距離，那是不能不畫上一兩道虛線，以表示差異。但是細加考察，新的還不是由舊的蛻化而來麼？舊的還不是由新的積疊而成麼？世界上本沒有完全離開舊的新，也沒有完全不許加入新的舊；你若是一定要主張『完全離開』，或者一定要主張『完全不許加入』，簡直可以說是『非愚即妄』。中國和外國，民族本不同，當然由歷史遺傳下的適合於環境的各種道德條目，彼此也不能一樣。可是，若講到道德發生的本源，又何嘗有異呢？各民族既經交通接觸，則風俗習慣，更可以彼此化合，則不同的，又何嘗不能參雜溶解，泯滅界限呢？再說到最高原理方面，又何嘗不能古今中外，一致適用呢？

如若僅取古人幾句道德的格言，便奉以爲立身處世的準則，固然有時也可收相當的效果，但是，可能明了道德真正的價值所在麼？可能盡合於最高原理麼？看到外人有一二新奇可喜的習俗，便去盲目的摹仿，固然有時也可

得相當的利益，可是，能說執一二事，便可以包括其餘麼？

我們既要實踐道德，更要了解道德。比較起來，『了解』比『實踐』，尤爲重要。

我們對於一切道德行爲，一切道德行爲的標準，一切判斷道德行爲的標準，應該放大眼光，打破畛域，不論是新是舊，是中是外，所有道德的習俗，道德的學說，皆取得來做研究的對象，爲之一一判別其利弊，評定其價值。不一定捨己從人，也不一定強人就我；要看前後遞嬗的線索怎樣，遠近交通的行跡怎樣；總要加上一番人工，求自動的適合。

講到此處，就不能不認定研究倫理學的工作，是異常重要了。

以我短才淺學，勉強寫成這一部書，實在當不起『研究有得，著書問世』的這句話。可是，我平常對於倫理學，却也稍稍留心考察過一番，擔任講授都中各學校的倫理課程，歷時且已三載。當此社會紊亂，議論龐雜，舊道德

完全破產之聲，新道德亟待建設之聲，洋洋盈耳，莫衷一是之時，更覺研究這門功課，比較什麼還重要。以我個人，略略涉獵，似乎也覺得有一些心得，因而也就不揣冒昧，假設一種主義出來，如本書最後一節所說的『創化的合理主義』便是。這真不能不說是我十分狂妄了。

區區之愚，總還希望我親愛的師友及海內外研究斯學的同志，對於我這種狂言妄論，多多加以指正！

(五)

說到本書的編著，固然是取材於英國模爾海特之書——Muirhead：—

Elements of Ethics——較多，但此外參考他書，擷其精華，供我咀嚼，亦復不下二十餘種。書中羅列各種學說，加以討論，自信尙能中西並重，和近人專採西籍，有人無我的，不盡相同。平心而論，我國遠如儒道墨法各家的學說，宋明諸儒的學案，近如孫中山先生所特創的主義，實皆具有不可磨滅的

精神，當然要取得來估計一番。卽如我在本書內所研究的結論，假定出一種『創化的合理主義』，引證中庸一部書所揭發的『中庸說』，略加發揮，這並不一定是出於『敝帚千金』的心理，還是因他那理論，真正精深圓湛，可以當得『名言不朽』四字褒語，可以算得是一種最高原理啊！

記得西人愛美爾生（Emerson）有兩句話說：『無論何人，皆是剽竊家，卽如一所房屋，也是剽竊之作。』樸爾海特也說：『我們說某人著書，固然不錯，看現在著書的人，往往自署其名於卷首，而但於序跋中述其所援據之古說。但是，就書籍的內容以言，則轉宜大書特書古人之名，而自隱其名於兩頁之角。』這樣說法，的確是不錯的。那末，如我草草寫成這部書，那裏還配說是著作呢？勉強說來，可以算做一種『讀書雜記』，或一種『研究彙錄』罷！

（六）

本書本來是忽忽寫成的，文字既未大加修飾，章節行款的配置，亦多不整齊，加以印刷之際，校對疏略，錯字落字，更所難免。這皆是我對於讀者不能不深抱歉仄的。

至於本書印刷時，始終幫我校對的，有同學友楊君廉波，妨害他的重要功課，替我做這無價值的工作，我真是異常抱歉，而又是異常感激！此外復有同學友李君雲奇，趙君躍衢，同族江君伯虞三人，也曾替我盡過校閱或繕寫之勞。若替我謄寫清稿的，則有表兄薛君雨生。至書面上的題字，是請我的老友章君南磯寫的。其他予我助力的，還有好友若干人。盛情厚誼，皆是我感不能去心！書既印成，用特附述於此，以誌不忘。

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灌雲江恆源自敘於京寓補學齋